

寧澹齋全集

文部二



寧澹齋全集卷之三目錄

序二

賀未平兵備山東左方伯襟宇顧公遷南

太常序

送左叅伯顧寅寧公入賀 萬壽序

贈孫愷陽年丈九載奏績晉陟宮允序

賀順天巡撫健菴劉公晉秩右臺兼少司

馬序

贈越郡伯鴻脩鄭公奏績序

贈密雲督餉使者瞻城吳公報成序

贈深州守嶧峒金公晉冬官員外郎序

送巡海使者星門鄒公入賀 萬壽序

賀郡司理歐陽公三載奏績序

送延安郡伯三芝馬年丈入覲序

贈郡別駕林公署篆慈邑序

賀邑侯石乳潘公擢侍御史序

再贈越郡伯鄭公奏績序

送吳上于年丈予告歸省序

贈邑侯振霄向公奏績序

寧澹齋全集卷之三目錄

寧澹齋全集卷之三

句章楊守勤克之甫著

序二

賀永平兵備山東左方伯襟宇顧公遷南

太常序

襟宇顧公之備兵北平也凡七年而遷留都太
常夫北平當疆場軍旅之事居多而奉常直戒
俎豆陳禮樂肅衣裳駿奔走云爾此何足煩公
乃今疆場可一日去公也余聞之曰我而天子

真神聖善用公哉蓋自孔子謂戰必克而對衛靈獨難軍旅今公旣易所難詎難所易云則請遂言其難者而知天子實善用公矣北平內衛神京外逼虜不大創虜內罔克有攸奠不底綏內外罔與備不虞而有如虜猝至則退自保虜厭所欲去則勦掠餘孽冀倖賞甚者剛足轢將吏獠獍則否柔足媚包眙顛連則否其謂安攘何公自霸州兵大夫蒞茲土諸所用庸威奄甸抵室綢繆若賑饑拯溺招集流移歲督諸屯

民糧罔缺殿最諸武吏毫不可干以私核馬政必以實庀戎器嚴堠堞以慎固我疆圉所撫賞諸酋長物罔不精月給軍士餉無後時亦無虛廩聯屬各部曲若臂指使禁戢遠邇狙魁盜雄悉蒲伏請効麾下蓋一一如守上谷時且加恣焉至橫閹憑藉寵靈狃狃搏噬觸之者碎聞之者讐而公力足制之術足駕馭之璫欲據山海摠督府令不得駐督府欲逕罔商賈稅令不得自收稅欲查舊監遺業利小民各投獻禁不得

使誣指小民產欲開偏山荆子谷雞冠山觀音洞等處礦欲假魚葦稅悉括各州縣禁不得使開洞及搜括當縱欲一加公而持已廉抗疏正處置咸得宜以是竟受寵絡不克逞民用和會紅草溝之役斬獲虜甚衆議者遂欲乘東勝之餘威襲虜巢或藉口蠻夷攻蠻夷之說欲養諸降胡公獨謂搗巢必波及隣夷釁大啟雜犬羊內地必亂華竟勿聽殆庶幾止太原議徙戎者東征兵撤歸蟻聚城外幾鼓噪公密授策有司

令諭各主將部署之卒肅隊去蓋疆場之事難不在軍旅而惟是不用爲用無功爲功不懟竦亦不輕黷非夫識深略遠文武經權迭出互用者譚何容易則亮哉惟公獨耳往者天子以紅草溝功加一級俸斬大嚮用而茲特以奉常遷也無寧曰夫臣也以守固戰克何難祭用福其用爾安侑諸神靈錫羨我社稷惟爾是優抑亦曰夫臣也積上谷北平寔勞勩我王室而又將勤爾以大制也曷姑靜之將令大張我武也

曷姑弛之其俾爾雍容升降脩肅穆壬林之業
惟爾是適余故曰 天子真神聖善用公哉迺
公則戢難退讓曾不以寵利居成功寧不亦虔
誌祀事以福利我民社而動也靜韜之動乃愈
出矣張也弛蓄之張乃不訕矣然則今之飭俎
豆者固異日所以固我疆場而 天子所爲善
用公者公卽藉以若 天子端在斯乎時則諸
將吏方不忍公之去聞余言輒舉手加額謂公
且旦夕大庇我也遂請書爲序

送左叅伯顧寅寧公入賀 萬壽序

今歲壬子 皇上御極四十載爲春秋五十合
之蓋九五當天龍德正申之候也在令甲諸藩
臬之長各以一人先期趨交戟下致萬年之祝
天子執冑負斧陳九儀而進之飫賜加膳告
成事而還于是桐汭寧公用浙省叅知肅駕以
往唯時 聖天子以萬歲有道之身奉思齋之
聖母流虹繞電之辰與玄雲入戶之期重熙
襲慶而公有九十壽母於仲冬爲設悅日將分

承露之漿以進觴七或者曰人臣莫不願其君
之壽考得借陛前咫尺一致其欸欸歡而此行
獨當中天之景運合海內外悉主悉臣輿圖克
鞏琪球未受此臣子一大快已諸歲事來辟者
不下數百十人豈必親之壽期與行期會卽與
之會而大耄之年蓋憂憂乎其難之公今進而
覲主旣樂賡鴛鴦天保之頌退省其私而太
夫人又康無恙獲盡其南陔白華之誠此又一
大快已夫非造物者巧爲安排以厚公耶何遇

合之奇也勤則以爲人非天不成天非人莫因
國家依北辰以定鼎南面而制天下眇我東偏
其猶足拇足則易寒且天下之灌輸方舟而進
東南實居強半則吳越一隅又爲脂膏以潤西
北膏不可竭公奉璽書治全越日進諸疲疇嘔
煦而休養之使縣官無東顧憂怡神麗祉于穆
清之上是謂壽國脉以壽皇躬今天子至
孝因心廓昭融宣朗之治保身保民用慰無疆
之卹公亦顯名服采屹爲東南一柱受茲介福

于王母是謂法錫類之孝以孝其親東南之民
望公如雨而眎母如雲慮無不旦暮尸祝冀慈
顏長駐倖雷雨之滿盈是謂合四履之歡以
歡壽母善哉乎子雲天人之言若爲公設不然
天道猶概滿則傾之以我公之適逢若有所特
厚而纍維之者固知其翁受遠也昔穆天子觴
西王母于瑤池白雲黃澤汔今可味可訝要以
車轍馬跡無處不有百年而耄何言壽穀今
天子淵然靜攝而精神畢運所其無逸庶幾殷

宗周祖之長其眎穆天子筵楹隔矣公今東歸
舞綵長跪受教進千秋金鑑之述不以頌以規
知必在白雲黃澤之外無疑也聖天子成孚
簡在行且以譽命三錫太夫人而睠焉念此一
方民高牙大纛授公吳越之重寄是在杜陵之
什矣西望瑤池東來紫氣其與二三君子賡載
歌之今日之語請書爲券

贈愷陽孫年丈九載奏績晉陟宮允序
國朝特重詞垣之任自編檢歷講讀每迓轉而

上迨纂脩久廢官若綴懸率需次陟坊局而用
史職為兼官廼始有九年淹者其間或以使或
以告或以歸省又率強半家食以待資序之及
故報績九年者未數數也夫史臣職在揚挖古
今之得失攷稽當代之故寔沈酣積累以樹千
秋之業例不得與諸曹計時遷秩等而養貴深
厚氣欲凝定誼取相先禮讓故厭薪積而希速
化與夫優游蓄望混迹藏拙者於義皆有未盡
也夫惟循循勉勉恪供乃事而職無虛曠歲月

無虛糜者斯稱誠臣焉則余年丈愷陽孫君蓋
履其盛云愷陽淵泓嶽峙閔中肆外義例綜陽
秋之奧才識擅馬遷之長道脉秉紫陽之正固
自諸生孝廉時聲籍籍起矣辰之役偕余課業
署中諸所論撰賦詠直逼先秦漢魏而上之莫
有逾顏行者受事以來遐搜逖覽上下今古著
作折衷秘不以示人者未可殫紀其大者一直
起居一分校禮闈一管理制敕蓋自往歲議
論蠶漏六曹章牘誰辨雌雄罔置甲乙君所財

擇刪定隱然筆削家法異日纂脩正史寔茲權輿而南宮所材盡當世名士祥麟威鳳國珪廟璉胥此焉在至煌煌詞命美而莊華而則深得王言綸綍之式詩曰靖共爾位書曰明我俊民又曰辭尚體要殆不啻兼之寧詎惟良史是似其以稱博聞有道術疇尚焉先是六載滿後暫一歸省旋即就列至是遂用編脩歷三考銓曹上君秩當陟宮允 天子嘉予俞旨仍兼編脩如故而其門人青壁徐君桃塹翁君等徵余

言爲賀余復何言哉夫宮允列在侍從職司輔導非端人正士弗任也君深厚之養凝定之氣植乎性哉而進乎道居恒無矜容無傲色匪正言勿言匪正事勿行進止出入悉有常度家庭之間昆弟自相師友薰陶子姓羽儀蔚起不肅而化其於以引以翼彌成 元良君真其人哉余才識不逮君遠甚且八載家食碌碌無似重荷 聖天子優容寔慚尸曠矧敢妄覲速化與君頡頏君不泯儕偶之誼逡巡遜讓遲遲報滿

者久之其不欲自先而後人類若此蓋古大臣
師濟休容之風略見於此矣卽微諸君子之命
固將有頌敢不藉手以拜遂書

賀順天巡撫健菴劉公晉秩右臺兼少司

馬序

天子守在四夷奠造區夏特重撫臣之選而薊
鎮尤重爰簡文武並亮聞望夙隆者得健翁劉
先生先生于撫指疆土庸庸祗祗威威殫其才
識繼之以忠貞民大和會邊鄙不聳備虜則虜

附擗璫則璫戢居庸鎖鑰惟嚴遼左疹癘悉起
畿輔內外屹然干城者凡六年于茲矣會奏績
天子曰懋哉是其克武圖功以牧寧茲土以
皇于邦家惟克末世用晉秩右臺兼少司馬仍
追戎祖考榮施胤詰蓋膚功鉅典爛焉輝映而
所屬郡大夫彙徵余言以賀余曰是何足多先
生乃先生所以處此寔足多云余惟自古君子
能負蓋世之望者斯樹不世之烈能有出世之
操者斯負震世之望故夫識周應變才足匡時

而不窮于通類非倚辦臨事其志意堅忍忠誠
純固有險艱以之者則道德與材術固未始分
途而效也方今藁日憂邊務者詎不謂承平日
久戎且生心而我師疲卒靡備乃愈弱至稅璫
橫出爲虐歲輔特甚盱衡而抗則患梗令托調
停爲首鼠入虎而翼而重以歲比大侵轉餉不
繼民苦道殣士虞脫巾斯亦振蠱濟蹇志士樹
功之秋已先生甫視事卽廉諸地方所當振刷
底綏若何狀所當奄甸荒屯若何狀讀所條上
邊政鑿鑿皆遠猷已乃討諸吏若將而校覈之
簡厥廉亦或懲其不廉某材武足當一面某縱
部曲不以律賞罰不幾微爽已乃蒐卒除器廣
謀謹燧庀軍實汰老弱張皇師武志飭無罅漏
由是吏供其職將用命士競超距思奮方闡初
熾流毒且未量而虛中持之多方攝之卒受籠
絡漸得減歲例如十上請值霖雨爲沴所在漂
溺流離載道乃身督先諸守土出民魚鱉中復
議賑議貸勸粟煮粥力無遺餘且親鑿藥其札

察者不啻痛痛在已積恩所鬯卒伍無不人人
慕義帖息不忍訶往歲虜一犯邊輒大創之石
門之役庶幾可保十年無事而先生意氣不加
色不外揚厥成晏如也揆厥所自先生從邑令
至幕府冰檠堅持廉足以風秉銓公方貞足以
幹舍命不渝亮足以執馭歷既久洞諳世故練
足以肆不為爵勸祿勉以憂社稷精白足孚上
下蓋劉劭所稱道德策謀才略三者兼摠互出
其勛望並著以膺此社錫不偶耳抑聞之周先

王之重有功也嘉乃偉豎其詩曰之屏之翰百
辟為憲光于爾先其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鹵
賞延于世其詩曰繼序其皇之而戢難寓戒矢
文願忠烈文則無競不顯毋忘前王盛時交勉
類若此然則惟德迪耀匪武是恃聖主所以長
世也非功之難居之實難誠臣所以保世也今
天子廓然更始停曠分稅于以布德施惠若
葵先生之忠貞而用之而先生勞而不伐高而
能下祿膺而處彌約寵溢而志彌虔競莫大焉

寧海齋全集 卷之三
顯莫尚焉其弗克末寧先王之疆土圖功攸終
乎天子行且召入樞要協贊允塞以共成隆
平之理將不世之烈皇皇無斃今所龍受曷足
爲先生多哉於是諸大夫聞之僉曰先生不自
多乃滋益多得公言尤足多先生也請書之以
嗣烈文之頌

贈越郡伯鴻脩鄭公奏績序

甲辰之役掄才南宮者爲於越朱文懿雲間唐
宗伯兩夫子而鴻脩鄭公祖與宗伯生同里其

自尚書郎來守越則文懿所自出也當文懿醮
士願得抑畏誠信者相與循禮守法去逆處順
以禪天子仁壽之化而宗伯則斬以純白禔
躬瀝丹事主初終無改夷險一節至詆登枝
忘本者爲棘中蕙表人頽腥風戛戛乎言之要
其大指摠歸于遵守師說不背經常者近是夫
吳之雲間浙之越其物力侈盛風俗浮靡士易
趨于詭競什九而似公孕九峰三泖之秀自幼
瑰奇美文藻而淡薄寡營介直自好不隨末俗

而波於宗伯所稱其履潔素其塗坦平者殆出天性比釋褐爲比部郎則肩鑷必嚴篋篋必飭猶然絺結若青衿時也惟時靖共嚴翼用一切平反明允當上意故余同籍中剖符出守者公最居先及至越而毖肩鑷慎篋篋又猶然比部時也其爲政務持大體省文法不欲以苛細屑瑟溼操其下每用赤心白意推置人腹上自寮案薦紳以及士庶胥隸之屬無不望表而知其裡而藉覆露者倚公爲旃屢被披拂者沐公

爲春風荷噢咻者愛公爲冬日感昭蕪者賴公爲情田樂悅安教育者恃公爲灌輸爲桂林玄圃卽有奸骫險陂浮薄輕躁之徒罔不覲德慕義回心顧化行之三年而風醇俗茂循良之治廓如也蓋三代而下治惟西京近古然惟曰廉平不苛曰惻幅無華曰吏習民安而本之則動稟師說守其經常已耳乃其後漫夷漫下豈必自甘菲薄盡以賄敗夫亦利根易除名根難拔一有矜激卓詭之意必且凌誣慢侮甚至藏劍

衷甲不可方物而世日壞此文懿所爲致慨于
逝象宗伯所爲切誠于儒臬者也以公祇庸誠
信寧爲宅平無爲運奇諸所導利除害率屬動
衆悉虛衷調之而節適布之或事有齟齬寧以
是爲去就而久乃上孚下信以成此治行也其
於爾夫子言不啻斤斤守之卽由此登三事總
庶揆而循禮守法純白瀝丹猶然治郡時也所
云致主託國以禪大順之化者且陋西漢于
不居尚何東京江左足煩齒頰矣於是余同籍

用二千石奏績者亦公最居先而銓司廉知公
賢預推浙東觀察 璽書且暮且至夫非上孚

下信之明効耶余竊密邇公治行而深爲世道
慶因爲師門慶也故輒稱師說以頌之

贈密雲督餉使者瞻城吳公報成序

國家枕邊爲畿宿重兵九塞上以內衛神京而
外捍虜大司農歲輸數百萬粟餉士計至關鉅
重而擅鎮實密邇京陴稱古總銓之地爲諸邊
鎮咽喉十萬貔貅具仰糗備自非經濟夙嫻文

武並憲者鮮克勝任哉往歲萊蕪瞻城吳公繇地官郎出理檀餉甫至則凜然操戒進諸將吏于庭而矢之曰余惟曠日在躬時謹劑發而外以檢括諸胥使無染指無吮髓餉至立下無以意爲後先願以此效諸將吏皆搏頽頌使君恩厚至是三載報竣而河潤邊儲四路士馬率騰飽無敢譁超距見於前而箠楚靖於後皆厥賜也於是公且戒車徒還奏闕下而余鄉養初喻先生方備兵檀州偕諸部使藩臬之同受事

者徵余言爲贈余惟理餉之難久矣論理餉于今日難百倍蓋國計歲輸之額與屯田所入悉以佐餉而邇來災沴頻仍漕粟不繼重以河伯失職飛輓不前屯田之籍徒具而不可問士率枵腹動逾數月司農不得已請罔金益之又不得已請內帑濟之而猶不給幸虜餌撫賞苟翼且夕無事耳一旦有警能以投醪飽量沙濟乎卽罔藏之發可屢徵而立下乎雖使管晏持籌亦計無復之矣公獨調劑有術酌量有方給

發以時處不足之時而檀鎮獨無不足之寔是
何如幹濟也嘗考高皇帝初定鼎卽遣部臣
分督儲餉歲戊午命司廩大夫專典檀維時開
府監司未設也故一切便宜綜覈之務皆司廩
主之而餉易理自世廟兩庚事起始建制臺
治檀又置治兵使佐之而其職旣簡則其權不
得不分職簡則不無虞俱猜權分則不無虞肘
掣如是方存形迹避恩怨之不暇而暇治餉乎
卽今廟堂之上所條議要務亦旣犁然備矣顧

染指必禁吮髓必懲歛散必信此吾職之所得
盡也而屯政之必請尺伍之必稽溢占之必汰
冒濫之必革也非吾職之得爲吾不可得而詰
也不有潔已奉公同心體國之士胡由責寔效
而臻厥成公寔以赤衷皓表與臺司諸受事者
調劑而酌量之而一時諸君亦孚於至誠不難
捐形迹任勞怨惟公家務是急用能使胡虜之
向背堅瑕邊隘之夷險緩急士馬之強脆虛寔
爲粟之多寡盈耗輓輸之難易後先以至地有

沃瘠賦有完逋催科有勤惰徹如觀火而餉必歸士士必歸伍職守清而邊圉固則皆公之虛衷有以先之也昔漢時論轉輸不絕至右于汗馬功而論士豫附必歸之將相調和微公誰足以當之蓋公爲萊蕪峻閭先叅藩伯仲鳳翮鸞總鼎據要津當叅藩之蒞節我海上也值東北多事人情洶洶而沉幾與笑悉百世繇日與戎幕之長郡邑之吏殫心協慮以救寧我海陬而夷氛遂戢迄今賴之公起家戊戌三理劇郡所

至卓有茂績而且恢恢加大以繩世武故跡公所謂理檀餉者有體國之亮焉有承家之烈焉文正忠宣稚圭忠彥代興接軫爲清時光斯其駿邁有截自與蹶起單進者不同日語矣

贈深州守嶧桐金公晉冬官員外郎序

蓋余繹梅聖俞豆粥君王遠壺漿刺史迎之句得治深法焉夫使君不忘倉卒蕪蕪亭之意可長有天下而爲牧守者無負壺漿之心以單化一州顧不能長有饒陽哉自柳仲郢謂輦轂先

彈壓郡邑本惠養彼謂輦轂下非赤子耶夫使
幼稚無袴襦之惠者艾乏雞豚之養而暴是殄
天且先秋而後春乎若何其壺漿迎也夫深固
剝赤畿依然輦轂下者也曩值歲薦饑民用劇
輒爲盜藪獨不得宜慈惠和者爲若守耳嶧桐
金公自釋禍爲深大夫朝夕廉其所當賑恤底
綏若何狀所當奄甸荒屯若何狀所當汰革營
置剪戢若何狀而務考中度之制而義孚之因
其良棄甘苦而貫行之甫下軌卽盡所以揀荒
術令生得食病得藥死得藏無異清獻於吳越
也已乃鑿井溉田所在封殖樹藝勸畊勸蚕俾
農無游手機無嘖峨矣已乃酌徵收起解之法
無或羨入畸出料民而節適之無或合門不作
公府終歲斃駢復者矣已乃議省尺籍費議省
折色歲賠費議省屯軍加派費而軍民戴德矣
已乃建厥積谷立社倉以備補給築堤疏渠以
捍濇而河北郡邑賴平成矣浸而嚴保甲得積
偷者主名置之法浸而詰窩訪掠民黜者有法

浸而禁樗蒲禁步打禁崇異教恣淫詭者有法
而乃始訓學興禮譽髦斯士新黌序葺壇壝以
及廨宇郵舍困儲請室犁然舉也跡其政能使
庭無仆柱之眈俗無敗禾之莠狗屠市魁不敢
闕于里似不廢龕暴披籍而要于探隱拯亂以
芟蕩神衢德意固淋漓焉夫非惠養彈壓均節
而布之者乎且自種馬變而買俵議者憂畜牧
之日耗計惟有核旁竇以防其流而公親自佑
驗馬不可欺以毛齒價不可欺以銖粟一切醫

獸扶尺及吏胥輩無所行其奸令買俵者盡若
深種馬法卽不復奚不可於是政成之日上其
考於司府而曰此夫惠浹闕踪潛狐鼠者也
上其考於督撫諸直指而曰此夫周蒞屋擅畿
南操冰檠而品珪璋者也又上其考于罔臣而
曰此夫空冀北群者也天子聞其狀遂擢爲
司空員外郎而深之壺漿迎路者今且負櫪攀
車矣時則諸僚佐重違其匡率而走一介徵言
于余夫余何以贈嶧桐哉制不云乎願無忘

寧海齋全集 卷之三
燕萑此爾州故事爾慎勿忘所以粥民者以墜
民洋洋聖謨命之矣夫守令與六卿相表裏
嶧桐於深固猶行六卿事者也今者工役繁興
人財俱困業卿事者無不仰屋嘆嶧桐誠守其
貫行節適者以拮据水衡而時杜其耗蠹旁溢
竇豈曰小補哉自是而通制內外軍國之事以
殷阜海內化成天下惟無忘治深始也余直載
筆俟之不直僅僅傳循良爾矣

送巡海使者星門鄒公入賀

萬歲序

皇上御極三十有七載綿於萬斯年之曆巡海
使星翁鄒公入賀聖節禮也余邑薦紳諸臣相
與執策綏送之郊而屬余言爲贈余不佞臣廁
鴛鷺日淺凡一與嵩祝一濫班侍而去鹵簿下
者三載於茲恭遇聖德日新春秋鼎盛敷天
幸土共載壽域無任踊忭之至於公之行其能
以不文辭余惟人臣願忠主上疇不矢南山
之頌願明主以天下爲壽每不忘彌性慎德壽
胥與試日保身以保民而又衆建藩屏布列疆

圍寧使廢爵于茲土夫亦曰爾實慎固救寧俾
國安磐石予一人寔壽于箕翼則君所自爲壽
與臣所爲壽其君道相成已我朝家三年肆
覲則憲臬之長各率所部郡邑吏凜凜陳歲事
而入賀之典僅僅揀圭函赫蹏進如是以脩恒
敬告成事何徒歲歲煩郵卒之更僕爲倘亦內
省虔共必無疚于厥志而行乃冲雖而矣乃優
游而乃敢上祝無疆壽則誰與公懋云往歲島
夷躡朝鮮天子計先遼左卒俾有寧宇已慮

善後宜尤內顧我東南而公由冬官尚書郎來
守明郡明自離荼毒不啻數十載承平旣久漸
入于弛公親帥先諸吏以廉靜而慎撫其百姓
諸祗祗而神受職諸庸庸而士蹶生諸威威而
弊未杜諸荒屯奄旬而畏愛四訖蓋不治兵而
治民而元氣強營衛亦日固矣秩滿績最爰晉
叅臬分鎮會稽天子念巡海非公不可復授
節茲土公由其舊政務持大體而毖飭加嚴一
切兵民利病因革弛張動中機宜更爲之時訓

練謹邏埃材官雲列武士星屯曩治民而民猶
兵今治兵而兵猶民暇則進諸寮屬搜剔瑕隙
進子弟揚扈風雅進父老問民間甘苦敬所有
事而寔居無事是文經武緯樽俎折衝無不宜
之用能使不軌潛消溟波帖息不動聲色而一
方安全浙安伊誰賜也向余所稱國登磐石以
佐箕翼壽者非耶然則茲役也固不執贄而告
圭未登祝而靖獻素矣今 主上雖深居邃密
靜養壽源而精神實周寰海聞有虔共藩屏若

之臣者在呼嵩之列將匪紆而葵殿邦樂胥而
嘉憲辟喜孰大焉昔漢武登封泰畤寬爲頌
符應上壽帝曰敬舉君之觴公寔休有不績十
載禔福于茲土豈與從吏曠暵者埒而舉君觴
者當何如也異日使公建牙吾浙而徧壽東南
抑使公入贊樞密而永壽寰宇余不佞臣願握
彤管紀聖曆于無疆而志公美者亦無疆矣諸
薦紳咸舉手加額謂余善頌遂書而納公之行
李

賀郡司理七若歐陽公三載奏績序

歲甲辰南平歐陽隆棟甫挾田氏易登上第聲籍甚而余叨從諸兄弟後獲暱君于京邸輒躍然曰何期得古人於今人中何相覲晚也比謁選簡命司理吾明余更躍然謂二三兄弟曰是一路福星也余扮榆徼天幸哉抵今戊申君且三禩于茲而政聲四溢卓爲通省冠夫李官衡三尺爲直指飭紀綱爲民萌雪幽滯維天子托重直指直指托重李官業是官者每易狗臆

行之罕睹大體睨長若弁髦而操下猶束濕未聞以廩廩德讓風風海寓者龍門氏不云乎奉職循理亦可爲治何必威嚴哉迺今幸屬君之宇下而後克驗之也余明州介在海壘宿稱易使間溷倖民赭衣黑幪無虛日君恣肅內外椽胥禁不敢出聲而於小大之獄必以情人按而人鞠之有死不勝法法不勝情者多所平反而又有死未蔽法者亦俛首吐露情實不忍欺諸園土之衆咸加額呼使君仁心固然與德衛士

師之別若一轍檄臨屬部惟操閎鉅不察察苛
細諸司响嘔就之無寒色而後先直指翕然敷
惠文無兩之譽者本君持平翼贊之力也夫緣
雪霜以沛雨露憑神君以爲乳保寧自今哉卽
遡之西京傳記中希數數稱焉君之蜚最聲於
全泐庸偶乎余伏窺君才銛若太阿而更能韜
光鏖采菽憍焉騁其奇之心剛而柔用之明而
晦出之其於明罰勅法議獄緩死若噬嗑若中
孚之象心維而躬試之罔一不售絕無絲髮與

經盥也者嗟乎何君之研深於易哉遐邇私陽
秋嘖嘖稱以經術潤飾吏事曩見之漢今見之
君云蓋君毓雲亭武峰之勝睿穎旣越人數等
且迎兩尊人於官舍備極色養而兩尊人又以
魯中牟仇亭長芳躅昕夕俾爲官箴天授之人
成之用能山珍海錯習爲家藏試爲國華投之
左效投之右效余竊謂非獨隆棟君能也 聖
天子在宥方垂情豈弟不煩之理有如一宣問
主爵電燭刻章必虛青瑣內臺席以延佇君矣

夫刑非祥器慎而用之曰嘉師諫非甘物異而
入之曰善牖惟其盈缶迺能納牖易道也君業
深於易矣不難爲嘉師而難牖君哉且將以效
之一方者效及禪海彈丸甬上寧足久飫使君
之膏賜乎維時二三兄弟又莫不躍然謂余曰
序纍纍吏績必本其所自生歐君其無讓古人
而丈亦猶行古之道歟嗣將載諸彤管以付史
曹當以今日言爲司券矣爰相與稽首忭舞以
爲吾榜賀爲天下賀

途延安郡伯三芝馬年丈入覲序實而
今歲天下藩臬及守令復當以歲事入見于
天子於是延安馬郡公將戒車徒就道而諸州
邑之長因清澗陳君馳一介捧公治狀謁余言
贈其行余與公同籍竊稔公爲廷評時惟良欽
恤用平反明允稱上意非一日積矣而迺今
復悉其治行也能無効清風之誦按延於陝右
爲五路咽喉與虜爲隣在趙宋時當西夏要衝
故特命韓范二重臣經略保障之而膽破心寒

之譎傾動遐邇其他則田重進薛顏范純粹李
若谷孔平仲陶節夫之徒莫不茂著鴻猷後先
輝映蓋垣刃以窾卻始試詔器匪盤錯不別所
從來矣我朝家於西陲特設三大鎮宿重兵
禦虜而延與榆林相表裏故領是郡者雖秩二
千石其於輯寧底定柔遠能邇屹然節制埒也
往寧夏跋扈諸鎮騷動卽延亦不無憂震隣今
且承平復久又不無虞玩弛公才大而識深量
宏而慮密日帥諸州邑將吏討政務軍實而忠

飭之閔閔皇皇如不暇給故釐剔積蠹城社肅
清則重進約束也疏通驛累議解倒懸則薛顏
之拯困也築堤峻防一費永逸則若谷之捍患
也設法勸輸任負輻奏則純粹之課最也雅意
作新人文蹶起則平仲之孚式也練卒簡乘有
嚴有翼以固吾圉則節夫之干楯也蓋有宋諸
君子各以一節自効于控億之日皆足鎮撫茲
社稷而公實兼總條貫文武並運紆徐閒雅而
次第布之未雨徹土先霜戒冰慮無不爲百年

寧波齋全集 卷之三
無事計故延治而榆林恃以內固可知也榆林固而諸鎮藉以無恐可知也其以方韓范二重臣駿烈詎有讓焉嘗攷成周列辟述職若采菽之味匪紆桑扈之美戢難尚已然惟是殿邦爲憲之績足以下盟厥心上報天子而後優游是戾匪敖來交天子用是葵而錫之那福方今聖明勵精更始行脩 召對故事晉良二千石問所爲治郡狀有如聞公績犖犖爲諸郡倡以免西顧之憂其歌采菽桑扈以褒獎卓異風厲

郡國孰有先公者乎不寧惟是邇者災沴頻仍嘯聚時有天下之慮且不在邊陲而在內地天子將慎選邊郡之良牧授之藩臬假之節制以圖輯寧底定其倚公爲韓范者端在茲役矣諸州邑之長奉公約束惟謹以享有令聞亦且需次晉擢爲王國輔榮施寧有旣哉余不佞無似所願橐筆隨公後書治行不絕崧高之末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夫非言之爲碩而採此萬邦者固孔碩也輒以是復陳君之請

贈郡別駕林公署篆慈邑序

清源林公始佐吾郡郡大夫輒爲題與表雅望
諸屬邑仰見筭星皆嚴重與太守等屬有權關
之役則商旅歌於塗主上賦則農氓歌於野已
代校文之柄一時矜禕之士人人歸水鑑蓋朞
年而循聲奕奕出諸郡上矣適慈令報闕監司
及中丞臺念非持重通敏練習大體者莫能治
則以公署篆事朞年而政平訟理邑中歌呼頌
德更什伯於前曰安得長留我公惠吾慈也會

新令至公還郡事父老子弟旣無計攀轅而薦
紳先生亦競爲歌詩志輿誦於是邑博士率諸
子弟員徵言不佞不佞辱在宇下何敢辭蓋嘗
嘆吏治之難非直才具少也大都傳舍其官而
故紙尺牘苟且翼得代以去耳其在署篆則更
以爲固然吾事有振刷慮一朝委柄去則以斲
故弛事成慮績予人未成慮咎予已則以臆計
弛且人情事不責躬孰取其難勞可轉貸孰甘
其瘁有不媮取自便者誰則以幾幸釋負弛故

寧海縣志卷之三
署篆而悉民利病實心任事百不二三公獨不
然公爲人坦易宜人情洞達幽隱旣明習吏事
而壹以經術潤飾之初蒞邑觀學宮圯輒慨然
曰是何以廣厲教化育才賢哉邑事宜無急此
者乃損俸戒贖陂材鳩工掃歷年之朽蠹而
更新之令邑人復瞻廟貌功最偉云公夙以文
章推重閩海尤嚮意文學時進諸生親試而甲
乙之其持衡務本六籍與彈射得失壘壘不倦
也夏秋亢旱四郊如焚公徧禮群望徒步赤日

中僕僕亟拜不旬日大雨如注歲復有秋農氓
歡呼加額謂公精誠直令天雨粟也蓋古稱憂
民至痾瘵切身亟已公時方病瘍力病爲民請
命若不知痾之在已尤難之難矣公善政未易
枚舉總之民取休息事取理解民有麗於法者
未嘗屑屑窮竟至義所不可雖暴豪桀黠撓之
不爲動論者謂公外寬而中有執有古名臣風
焉不佞嘗覽史稱士元非百里才令處治中別
駕始展驥足殆非通論夫別駕視令誠尊何至

等濟集卷之三
視縣事竟以不治世有優治郡難百里者哉公
惠臨下邑不難抑尊重親繁劇非獨其才饒爲
之其實心任事悉民利病無施不可賢於漢龐
統遠矣今當宁慎用人署多闕員令視篆盡
如我公卽無憂代庖廢業令人人任職如公署
事又豈至旦夕遷代媮取自便哉昔王太保休
徵方爲別駕時輒有佩刀之兆復與其弟覽口
後必有興者其子孫遂貴盛累世爲江右名宗
今公既有子上公車公爲德於慈若此知公奕

世多才賢當不藉戾刀爲券矣諸君僉曰善遂
書

再贈越郡伯鄭公奏績序

越與明接壤而近越有良二千石其河潤最切
訖聲教最稔而余於鄭公祖同師門其傾耳善
政尤慤慤也昨余滿若耶探禹穴歷雲門泛鏡
湖詢風榜人問俗野叟僉曰自我大夫來也枳
棘剪蠹賊遏農無游女無嘖吠警希聞怒呼罔
及徭稅先具污茨畢開倉有埋梁之積廷無覆

益之寃吾儕小人不知其他余曰有是哉政平
訟理古所稱百姓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者
徵矣夫公揖公於堂舉是爲頌公歛容曰余曷
與哉夫詰戎禁奸使鈴鐸無虞萑苻若掃司馬
氏在馬君能之豐儲清澁水利稼政惟脩倉曹
及水衡氏在曾君兼之明刑弼教得情平反俾
棘固生春民恥且格司理氏在張君主之余曷
與哉諸君子同聲進曰是何言歟先生伯兄也
吾曹朝夕嚴事焉以奉令承教而先生不自滿

挾躬率刻勵飲冰茹檠先之以廉夙夜匪懈先
之以勤管鑰惟恣帑藏無侵先之以慎解煩滌
苛與民休息先之以惠肅吏革捕嚴杜影射先
之以莊諸祈請比謁之不事而日授以簡卒理
繩之方略也某乃得閑于干楸之任日厲以羨
潤無入收散惟時巡行董督無怠也某乃得荷
于漕租繕濟之任遇有寃滯日蹙額訊謀期小
大必以情也某乃得與於明慎之任且也賑恤
災發禱祈立應而吾曹無憂于肯綮孚薦紳士

寧波府志卷之三
大夫以誠而可無罪于巨室風厲黷校多方造
士而可樂觀于譽髦夫越固廣表衍沃奸宄并
兼者未易悉主名士競聲利多躁進狙獪訶謫
者莫勝詰而狡焉盈輦轂下者能以意短長其
長吏不有皎焉清望毅焉執斷不茹不吐者主
持于上令得左提右挈以宣力共事曷克有濟
而先生云云是何言也余聞而嘆曰有是哉和
衷協理若公及諸君子乎使爲政者盡然將蕩
平正直之化可立致而公寔先之矣姑無遠引

試方之有宋名喆著聲茲土者清白若希文惠
利若闕道公豈多讓而王達推服于子固元鎮
歸美于聖錫師心推轂于龜齡宗卿調劑于賓
主仲偃授覈于公調殆兼總而有之固宜仁風
飄千里之雄惠露洒二天之渥也今 止靜攝
在宥大寮臺省及風紀之臣多未得請獨二千
石缺卽補有治行高等卽賜璽增秩夫非以理
平訟理與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各和
衷幸屬以輻湊成治海內固泰維矣有知 聞

寧波府志卷之三
公治行其增秩賜璽不可立矣耶適公三載奏
績諸君子來徵予言夫予又何言哉公且由此
陟藩憲登卿相而諸君子亦次第遷上秩其于
異地同心猶然一堂以弘蕩平之化也亦若公
爲之先矣遂僭書爲序

賀邑侯石乳潘公擢侍御史序
皇上銳意法祖於耳目之臣尤加愷慎諸司理
及令以治行高等奉璽書召入者幸需次雞
香署中壹唯它甘所財擇於是石乳潘公由慈

令人補地官尚書郎三越歲始受蘭臺之命蓋
典綦重寵綦渥也制旣下吾邑父老子弟需
然大歡嚮者公令吾邑視吾儕不殊離衷茲幸
振翮琅霄備天子法從淋漓諫澤其霑旣吾
慈當不貲乃余則謂我公固泰山之雲也觸石
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豈其靈靈
之潤獨令吾慈偏受者雖然臺臣之職匪直由
入天禁指佞觸邪已也今日國家所紛綸旁
午而稱議與任者無如六曹之事竟其鴻鉅卽

八座重臣職掌不相參雜若設陵塹如其以腹
畫佐六曹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者無如臺諫如
其綜一邑之六曹今緯經宏才稍稍露一斑者
又無如今士大夫冠惠文冠揚采天路誠習爲
令必習爲侍御誠習知公爲令亦必習知公爲
侍御夫習公亦孰有踰於慈者往公筮令縉雲
數月而頌聲作當事者謂縉斗僻不足煩製錦
乃移令吾慈至則以鱗魚之操矢天矢白日而
徐議敷政其月旦察屬洎諸胥吏不趨汝南其

董征科征科中具有撫字民用不賦箕斗其鑄
文學諸生率以身示鵠罔敢越軼咫尺亦無敢
失禮於山川鬼神使我民逢其災害緣海諸戎
時乃糗糧毋俾呼其庚癸歲問諸樓櫓出公帑
葺如干季問諸橋梁捐俸入葺如干舠如干而
所亭平嘉肺往往推見至隱如越人隔垣之視
蓋袞衣章甫之譎無日不滿於臯落此日者公
誠以籌邑者籌天下論其底裏酌其欵會則諸
所建白豈惟六曹之政燦然駢列若曙星卽

九廟神靈且世世嘉賴之矣猶未也漢制侍御史以鷺羽飾車取白鷺之見泉魚象六察之見微隱公神情朗映瑩於水鑑某臣能銓叙如濤某臣能會計如晏某臣能折衝能士師如頗牧如日知具剗剗而聞諸上九德咸事俊又在官師濟若五味之和鼎則甘陵朔蜀之迹靡然而成者亦復靡然而泮我公真御史之聲直與天壤共敝諸嚮往者當必曰是固以慈令起則慈邑人士蒙被光寵不貲矣若夫泥樓避馬受特知於龍衮由耳目之任擢居心膂則薄海以內咸翹跽以俟奚必受塵吾慈者獨稱知公而爲公手額也

送上于吳年丈予告歸省序

上于丈以辛丑歲就試禮闈甫竣事念母家居卽日引道未至徐聞捷遙車北指猶及對策大廷而卒遂初志三年間盤旋史太夫人膝下備極色養比甲辰射策擢上第人詫爲奇構不知寔孝感云上于旣受官詞林輒啖素茹薄愀

然若慕每臨風對景一吟一味無非寄其陟屺
望雲之思值歲除日感古一年將盡夜萬里未
歸人之句分韻作十絕情思宛轉如栖鳥戀深
林詞氣淒清如輕花舞迴蝶余知上于之歸志
決矣越明年暮春園柳關情江鯉動念乃懇疏
陳情竟得所請嘻有是哉上于之孝也嘗考
高皇帝時命新授翰林官者皆回籍省親而後
乃漸限以三年之期客歲 天子諭禮官議凡
候選都下者俱得給假歸而詞臣顧東于例蓋

制且稍稍嚴矣詎不謂評騭古今明習訓典去
虛僑而涵偉度非積以歲月不可固儲養至意
與然自先儒謂人主與慈祥篤厚者處其所以
起善端養德性日漸月化有不在言語間而又
謂孝弟之士爲文必心氣和平後來樹立必遠
夫安見優游庭闈之不爲涵養又安見力行孝
德之不賢于搜羅載筆也者今上于行矣歸而
偕兄若弟昕少承懽委蛇聚順以恬愉毋志溫
如也穆如也不知其舞蹈也卽他日從容出入

以弘格心之業者端於是在且也兩伯父先後
讀中秘書而皇考光祿公獨韜奇未盡展手積
書遺後人不減古稱三千乘一萬卷者上于以
奉母之暇益奮大業發孝思于恣討宏先緒于
淹貫豈必步武花磚燃藜芸閣而後足抽石渠
金檢之藏也母夫人且爲上于日加餐幾許母
壽無涯而上于所就益無涯矣於是同館諸君
子不以題橋歸錦榮上于而獨慕其孝德克成
得如曩時例相與贈言屬余以序余知上于孺
慕意最習察其瀟襟冲度不以榮艷易天性又
最深固知其歸時所得與流連金馬者相去萬
也輒序之如此

贈邑侯振霄向公奏最序

昔夫子語子賤以爲政毋迎而距毋望而許許
之失守距之閉塞故子賤下車驅陽鱈而有所
父事兄事友事又有所奉教單父大治乃文侯
誠鄴令以全功成名布義歸之不可特聞從事
治固不嫌下人哉夫令誠來玉其操神明其政

何憂治不効名不立矣必藉資于其鄉之賢豪
辯博者而薦紳於邑則桑梓也周知鄉之利病
則若其長年也歷事諸大夫得失可覆說則若
其瞽史也其因政驗治採風知情則若其占夢
也彼慮無不願其鄉得豈弟父母何至私意短
長若東阿於平仲而預設不然之疑以距之俾
以言爲諱斯治可覩已吾慈素安下宜其上士
大夫搏心揖志惟大父母是聽心非唇異者無
有至事關窾綮懷赤願效凡自爲士利計要以

許之距之亦惟父母命耳向侯以名進士來蒞
慈甫與薦紳接恂恂不出口而輯柔開誠之思
藹然溢顏面以視事悉謝一切供億餽遺庭清
如洗已卽調所良棄甘苦節適布之六曹按成
事講其畫一而舞智者讐無動徵科務寬其限
羨錮毫無所入民是以樂輸兩造之質必以情
牘不更片語鬼物莫窺訟日簡我以不欲令而
又裕民開其源故不事嚴誅竊鉤者息課博士
弟子員務採秋實屏奇袤人文蹶焉起歲大閱

士如止水鑑物罔溷淄澠而孤寒者進蹇滯者
拔旌勵節孝不遺糞發窶子諸善政纍纍真足
宜大夫庶士豈弟君子之頌薦紳有同聲矣而
侯實冲兮若谷歆乎有以自下者每旦出理篆
畢卽延見故老賓客咨訪得失及民俗安否異
以福利我桑梓鮮有餘慮縱言稍異同侯深心
數之而絕無中距之色士民或非分盱衡自貽
罪悔薦紳微言解之立爲霽威渙焉漚釋日者
編審之役徧肅諸鄉紳諭知其已事迺始進呈

甲按圖籍次定之言未脫口而呼天日者滿堦
下矣不寧惟是尤善於談言之頃不待詞畢而
嘗知所緩急如覩循口操矜而知爲其甘苦饑
寒也者故注厝動中窾絮厭人意然則侯之治
且軼單父而上之鄴無論矣何徒引東西京爲
侯張哉於是侯方三載奏績行拜封璽入內直
矣而薦紳謂某當有言某也鄙持文墨議論之
未能烏能知政然聞諸夫子矣詩稱執轡如組
夫子謂審是可爲政于天下侯柔心善下不啻

如組矣異日進而副明廷之寄又進而布公集
思盡收當世之賢豪辯博者令上下無閉塞以
全功成名弘大義于天下特一邑之積耳彼同
聲而頌之者又直吾慈然乎哉諸君子咸曰善
遂書

寧澹齋全集卷之三

終

寧澹齋全集卷之四目錄

序三

賀觀察涵一秦公五十序

壽封侍御仁宇牟先生七十序

壽憲長白野陳先生八十序

壽封侍御可亭楊先生七十序

壽馮母周太淑人八十序

賀侍御瀛海吳公七十序

壽蒼山林年伯八十序

賀學憲景貞馮公六十序

壽安塞大令三泉因公八十序

壽張母洪太安人七十序

賀封比部郎真年伯洎葉孺人雙壽序

贈貞壽劉母胡太君七十序

賀李母方太孺人榮壽序

壽袁母秦太孺人六十序

再贈牟封公壽圖詩序

寧澹齋全集卷之四

句章楊守勤克之甫著

序三

賀觀察涵一秦公五十序

今寓內節鎮林立自九邊外績用宏鉅威重與
他鎮殊者惟浙最其在浙則明尤最明州砥柱
東海當全浙咽喉號稱內地而重與九邊等授
節鉞者非器局凝重才諳練達簡靜持大體者
不任焉先是治兵使者闕踰一年所選曹實難

其人以洛邑秦公嘗三宰巖邑用卓異徵已
陟冬官則冬官重晉儀曹則儀曹重今用治兵
海上所稱明習吏事說禮樂而敦詩書者非乎
乃以公名疏上制可公始蒞鎮延見文武吏
士受約束有差已喟然曰今所治雖濱海乎寔
當浙以東半壁銅墨之長以數十計武弁自大
將軍而下偏裨列校若蒼頭特起以百千計餘
艦組練兜鍪屯戍之群以千萬計吾襲寬政而
堂皇之下多廢格無論海外矣一旦搽刻礪取

故牘而紛更之一人鍥急所在繹騷是以部使
者焚寧宇也乃肅軍政寬刑法慎封守略簿書
吏取安民將取能軍卒取守伍訟取息紛其他
一切米鹽瑣屑之令盡從蠲弛而以間部署將
校汰諸孱庸耗軍實者抉諸桀黠不奉法者一
時聲靈赫濯靡不人人竦息戈船下瀕之卒雖
遠戍窮島如在幢纛下凜凜奉紀律矣而其蒞
民務與長吏休息於無爲令按堵如故蓋公治
可一年間之闐闐而徵發不煩鈴柝不警謐如

也問之營壘而列幟如雲駢戟如茨投石超距者賈勇有餘勁赫如也問之海上而鼉虺不揚舳艫鱗次天吳之氛喙息匿影於煙波之外廓如也明自建牙以來後先授節鉞者班班可紀如公未易多屈指矣不佞掃跡里門間嘗一承顏範竊服公汪汪器量矯矯風裁爲東南福曜及從諸薦紳先生論公治行無不舉手加額謂公持大體也公何以得此哉公產洛邑爲周南故地古大臣遺風具在當周宣中興申甫其烈

也詩人頌申伯則曰柔惠且直頌山甫則曰剛不吐柔不茹不聞有刻礪凌厲之治而中興良弼文武憲邦愛隻千古則公所從來遠矣今天子聰明英武遠過宣王而比年靜攝日乂廟廊閭閻之間張弛絀競老成不無深慮誠得持大體如公者秉鈞而樞運之用成博厚精明之理豈憂天下哉獨慮明州不能久私我公耳於是薦紳先生念茆宇下屬今癸丑瓯月某日當公攬揆之辰命不佞爲文壽之不佞何能

壽公抑公方始艾未足爲公壽也無已則有崧
高烝民之什在維嶽降申保茲生甫無疆之歷
天固佑之矣

壽封侍御仁宇牟先生七十序

先是牟君用一以大行拜 恩封封太翁如子
官值太翁六十壽得藉皇華之便歸奉百年觴
至是庚十載復被 新命晉封侍御史且屆七
袞辰而用一方垂紳 躋陞執法蘭臺弗獲鞠
臚若曩時事每退食委蛇如又踧踖如意未嘗

不在太翁也無已則飭豸冠繡服謀割大官珍
餽法醞以遺太翁而諸同籍兄弟謂予盍侑之
詞余惟士君子抱道于已而身不逢世無少表
見者每勃發于其子顧其子業已都榮筦要而
容容俛仰鮮克自豎其有以見也與無所見曷
異太翁沈酣今古蔚爲儒宗居恒讀史傳及感
槩時事輒仰天太息謂獨不得攝尺寸柄可自
見耳而用一處奉庭訓惟謹出爲 天子任馳
驅採風貢俗明命是賦今且諤諤 巖廊中外

想望其丰采然則太翁所爲見之用一者何異
其身見之哉太翁天性篤摯弱冠隨尊公事王
母罔倦尊公雖起家廢著督太翁及諸孫學甚
嚴太翁承之曲盡其驩奉母甘旨多方供其兄
若弟窘于商屢傾橐代償所逋且撫若姪輩務
俾成立跡其孝友所著視公家天壹不啻過之
而力學好古剖析經義根極理要似君高經行
純備善論議似子優父子自相師友討論皆有
成說又似獻甫於成父爰是用一旣舉進士爲

名御史而仲季及佳公子俱翩翩鵲起一門四
桂公家故物太翁若持券取其所藉以見于世
者未可量也方今天聽甚高國事孔亟夫亦
議論紛拏罔識體要以至于是用一岬然風塵
之表諸所條上封事悉中窾綮與不以隨法不
以迂庶幾回天轉日之謨焉意太翁所爲感慨
太息于家庭者已若越人隔垣之視而用一直
以素所究心者積慮而發殫赤而抒也天子
固神聖莫及行且一朝奮乾斷擇其言之切要

者次第見諸施行孰有先用一者乎而馳斧時
巡益宣布 朝廷德意令膏澤畢究于下其壽
世壽民方自今始卽太翁所爲見之用一與用
一所爲代太翁見者亦自今始爾余聞犍爲多
佳山水太翁雖已被錦服施明璫然曾不爲車
僦而時時登臨舒嘯以寄其掩抑不平之抱其
不忘當世若是今而後且鳴琴命酒以味以歌
與國同壽卽 盧筇竹葫蘆丹水黜而弗用用
一又何必擎蹠鞠臆効膝下驪若初封時始足

爲太翁壽請以是納使者之行李而侑太翁觴
壽憲長白野陳先生八十序
是歲白野先生壽八袞高矣仲夏二十有二日
爲懸弧之辰時方炎暑先生遜居獅峰姜湖間
不欲勞賓客相過從而親友願奉辭稱觴以賀
適公外孫某孫婿某等屬言於勤勤寔不文然
於先生盛德竊目覲而心儀之又請舉大端爲
頌夫造物之數盈虛倚伏欹器之於持盈則有
道矣昔衛武以髦耄之年躬金錫圭璧之德猶

不忘箴傲于國其視哲若愚視旣髦若厥初抱
子惴惴焉思弗尚於皇天以自匪樂何靡盈至
此此所以膺上壽也先生履華膺而不居濟盛
美而不有齒與德竝茂而謙讓弗寧其維祺令
聞將等睿聖而上之持此以平格天壽寧有涯
耶勤也晚猶及見先生尊公海翁先生岳峙淵
澄爲薦紳領袖對客動引前賢懿行聽者竦起
比聞諸長老歷數宦績微猷貞操亮節於古人
中求之未數數然而先生夙稟家學自登第迄

宦成守清白之訓飲冰茹檠如一日棠桺遍郡
邑則父母之歌興平反在棘寺則明允之頌作
甸宣亘滇竹則屏翰之聲著急流勇退歸而力
敦孝友崇尚雍睦爲邑太丘則不忒之化弘備
是數者詎不足以介景福歷無算而顧逡逡粥
粥自處彌下居恒進止悉有常度不失尺寸獎
掖人善唯恐不及聞人細過輒掩之其霜接親
故各以情而相先禮讓雖睚處終無媒容性不
嗜飲遇賓朋譙集竟席靡倦賓朋化之鮮或伐

德者日陳詩說禮訓恭訓儉以迪子若姓今子
姓森森莫不珠璣玉璫克紹門風律以抑戒所
稱臧嘉敬慎輯柔無射若出一揆矣蓋尊生家
率以老氏清淨無爲爲宗然原其意下將以上
後將以先退將以進寔挾其不盈者陰與造物
爭而魯恭士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猶不免爲
名役孰與先生體性自然默成德行者哉雖金
錫讓精圭璧讓潔可也余故曰持此以平格天
壽寧有涯耶或曰先生白首孺慕無忘先公每

歲時低迴獅巘下弗忍去茲且愀然不一舉觴
夫積孝敬謙恭之極鬼神猶避之造物且爲之
用今先生不假駐藥煉氣而童顏皓齒矯然鶴
立千百歲可持券取乃邑大夫屢敦憲老之禮
輒力辭不就異日者 聖天子顧問奕世舊德
三朝胡考有如先生爲特下優崇之典先生亦
能辭之否諸君咸蹶然嘉許爲善頌遂書

壽封侍御可亭楊先生七十序

侍御君脩齡與余同第令關中秩滿得封可亭

先生如其官旣以推擇官臺中晉封侍御史歲乙卯先生躋七十明年夏脩齡出按貴陽因便道携其子民部君歸上觴遠近東錦羞璧者趾相錯而同籍兄弟謂余當有言爲壽余謝不敏者再屬侍御君將就道矣乃始操筆而祝先生余惟芘蔭者知根飲水者知源余東南芘飲於侍御君日久其敢忘源本之思蓋先生所稱博譽肅穆人也韜其剽犀之鏑不以耀而盡洩之侍御君及民部君蓓蕾爛熳光允大揚故知先

生栽培護愛收碩果之報者甚遠也楊爲武陵舊家甲第駢起先生績學負奇於書無不窺有脩家之餘畧則治生業洞火織悉而更操德矩一一謹廩尺幅間不少越軼當侍御君爲諸生偉質驚衆見者已知爲龍象蹴踏中人先生顧獨檢括常進諸庭而嘒詡之曰應龍之翔油雲澍雨威不觸而潤有餘何必衝山破石立浪拔木乃愉快乎侍御君受而志之故其理邑也爲保嬰無爲毛鷲爲誠缶無爲察淵渭洛之上後

寧波齋全集 卷之四 九
先蒲密至其按節東南虔過在掌而博大長者
之意自溢於摘姦鉏莽之間齷人稱前使所更
課法不便再請於 上亟除之不啻解縛於是
文武將吏父老子弟以及逢掖輩一以爲神君
一以爲慈父能使以仁見威而以威見德懷君
者口無所容其頌而信於君者心無所置其疑
蓋得於應龍之旨遂也而民部妙齡擢第發鉞
發劓雍容文鐸者久之令韞紉蓄縮以起先生
之所風指益遠矣先生綜理則大儒經世則鴻

彥默識玄寄則德操長源柱下河上之流乃不
數數急世售姑以歲進士一都邑博講輒抽簪
來歸曰吾以鐘鼎之業付子若孫而退了香山
白社之緣陶輿謝屐何之不可汰賞生趣以迎
吉祥其徼多矣因以新詩寄侍御君京邸示無
恙今其狀貌碧瞳丹輔飄鬚美鬢體加澤而氣
加冲量爲出入猶然指使弗怠客訊其勞則曰
代吾服官者耳因知先生非薄江陵廣文其所
效用久且大也侍御君按節浙若直而浙若直

人儀之按貴陽而貴陽人已幾幾望之侍御及民部屏襍營核典故且寢弛兵衛通狎勝流隱然以三不朽自任當世識不識皆願歸之先生至德可師將並傳無窮其壽孰與今日多乎哉昔宋張文宗公性至孝父年九十餘見其子入踐樞府楊氏關西夫子四世相繼爲公我明襄毅公父子崇階偉伐海內艷傳侍御君與民部位日進則先生年日高出則丞相施床歸則名卿呵殿譬諸長庚曉月獨冠衆星而昭回於丹

霄碧漢樂不樂也若夫踰紀綿曆揮手帝宸雞犬白雲邈然人代則有君家桃花源中人在

壽馮母周太淑人八表序

是歲馮太母周太淑人壽八十維仲秋之朔爲設悅辰余以莫春戒行李將北上擬先期率瑜兒奉百年觴皆太淑人齋脩靜理跡不下樓者幾十年所辭勿觴比余渡維揚潞淮道河從青濟間仰止泰山而手額太淑人之德與其所以壽也方輿列嶽惟泰爲最然總地絡撫乾維而

不有其高攝生之所歸禎祥之所萃而不有其
功觸石興雲歎沫成雨不崇朝徧天下而不有
其澤冠五嶽之首視三公之秩而不有其尊封
禪七十二君而不有其貴故能配天無疆終始
宇宙而說者謂碧霞元君實憑焉以觀太淑人
毓質于坤儷德于乾其所爲劬勩戒慎佐方伯
公登閔樹駿與夫廸啓胤喆若令尹比部後先
輝映暨諸孫子林林濟濟聲噪章甫間可旦晚
取青紫而又具苗夫人鑒相攸得張觀察公諸

懿徽芳軌宗鄭戚里學士大夫人人能道之身
被累誥之封家有甲第園田之美尊榮安富
翁施無兩世之仰太淑人者如在天上而太淑
人不有也會金錯朱文粉袞嚴毅之在御而布
素不去于躬溫濃甘脆萱蘇鼎珍之弗缺而蔬
茹不厭于口媵侍在列臧獲克庭匪使令之弗
給而身視壺事蚤作晏休庭內庭外之政毖飭
維嚴數十年如一日方伯公旣捐賓客太淑人
獨處一樓不移跬步晨焚旃檀香禮大士畢手

敬姜績竟日罔倦性喜施予內自宗戚以及疎遠之屬待舉火者若若而家質母錢致素封者若而人逋弗克償輒蠲貸者若而數而且精脩曾度之業祈脫衆生苦厄歲爲常曩屆七袞時艘粟斛千計之洛迦飯衲子及海埂窮民無笑蓋舉世俗所爲窮奢極靡雕戕元化朘削後祿者悉屏黜弗事而苟可節嗇愛養布德市義惜福養祚以體方伯公留餘之意者見其積不見其止可不謂高而彌下尊不忘卑貴不遺賤功澤

隆施而不匱矣哉然則太淑人之德直與泰山並層索而上而壽不與泰山俱末也泰山之巔周觀望齊秦觀望長安吳觀望會稽余與瑜兒方矯首東南見英英白雲布濩於越間知太淑人介福無量及抵都門人從南來謂太淑人當生朝令尹觀察率內外子姓覬請下樓升堂僂斑鞠脰爲膝下歡太淑人固弗許禁一切煩縟之儀零亂俳優之樂不得陳于庭惟召諸子姓諸嬭詔之曰吾髦矣無以詒若屬願若屬仕砥

于仕學勵于學婦勤于孀母縱侈母佻巧母或
傷義敗度以率由先大夫之教以留不盡之福
此足爲壽矣余聞之喟然曰休哉太淑人之訓
真配天無疆者也夫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
故王者增泰山以報天禪梁父以報地方伯公
爲方岳具瞻業已垂景耀于春秋而太淑人益
增脩厥德迺續繁祉詒之世世天且令碧霞元
君日佑太淑人登大齊歷千秋其於躋日觀以
望日殆方中時也敬序次其說而馳一介以代

酌云

賀侍御瀛海吳公七十序

先是歲乙未 皇上大獎戎政爰罪漏察者遂
及臺省武選諸臣凡以名上率鏘籍去吾鄞瀛
海吳侍御公方按蜀報竣亦與焉朝野仰公亮
直日望賜環今且十九年于茲年已七十矣于
是喟公者謂公驥首仕路當洊躋羣臚而胡中
蹶爲此固不足知公卽謂公素所蓄積未露二
三而以要津之身寘之碩邁以救寧之略用之

觴味其柰居諸何此亦未能深知者楚丘先生
有言將使我追車赴馬乎投石超距乎則誠老
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決嫌疑而定猶豫甘始
壯也有如 上一旦錄舊嘉與諸臣孰有先公
此可跂足須爾乃達人不然容身而游適情而
行高眎塵盞之外而寄傲無形埒之野何物而
寵辱何物而窮通其於萬物細矣其於天敬解
天真完矣夫公固恂恂若不勝衣而孝友自其
天性其事一塘先生與其兄少塘先生有人所

難及當其筮仕令於閩真若父母顧復之 天
子特召公使巡行宣大諸邊及巴蜀間公奉揚
德意又真若進百姓而九閩謁之是時公方敷
歷中外足建明矣而未嘗忻忻有德色迨乙未
之役誰執其咎飄然而去惟有天王聖明之戴
十九年如一日亦未嘗有憊憊不平之色初不
佞爲諸生時已想聞公立朝大節及不佞幸通
籍公又遯於野矣不佞間一入郡城爲順下風
而請若季咸之望見壺子且反而走也此何故

彼福仄之衷得失若驚譏隘之宇通塞殊度此
其中不勝懽忭而厚燁之薪焚其天和公達人
也安見惠文冠遠勝角巾而尚羊衡泌間遂不
及指撝民上哉泉石可盟桑麻可問教其子已
克家矣貽其孫已繩武矣與三四縉紳結社西
湖之上命觴課詩常無虛日人望之如香山洛
社而其步履趨然鬚眉黝然若不知其年已古
希也此又何故語有之不以物嬰其身者膚有
冰霜之清不以外傷內者顏有蟬蛸之淨假令

胸臆少存芥蒂輒有佗條輒無奈其躁熱滔蕩
而神不守矣烏乎今不佞反而走也故曰忘歡
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固知公所爲葆真而
尊生者其際未易窺也公殆至人也吾聞至人
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反復
終始莫知其端倪又何年歷之能拘哉然則公
之遐齡且無筭矣蓋季夏之五日爲公懸弧辰
諸媼屬謀所以稱觴徵言不佞不佞惟不文何
能言第人多以出處之際窺公願旦暮一出以

寧波府志卷之四
慰蒼生而不佞獨窺公于出處之外其自爲壽
與壽國壽民者未有旣焉姑舉今日之觴以埃
何如

壽蒼山林年伯八表序

余年及林冲明氏自緱城入爲民部每退食望
西山黛色輒興停雲之思因乞差歸省將以明
年秋爲蒼山先生八十壽武陵楊脩齡氏旣先
勸者辭矣余與脩齡誼均猶子矧我明於緱城
若近山者蔭近水者潤而望山推嶽滌河知源

先生其泰岱星淵也能無一言佐千秋之觴先
生韶令玉立夙負才諳不屑屑治佔俾語起家
名法拜官瓊海用清慎勤敏爲當路所才而五
斗折腰非其好也當冲明成進士時方賢勞留
都業有成勩輒飄然來歸然亦不以是爲車儻
居恒聯屬宗黨洽比里閑暇卽臨眺山水讌集
賦詩油然自得而伯母方夫人多方先意惟所
適從好合賓敬白首如一先生初過闕鄉察冲
明治行廉辨卽馳車南還以自襄歷緱浙閩固

接壤而近石橋雁宕之勝時有四方之車轍馬
足焉冲明爲戒僕夫往迎先生曰吾不欲以遊
屐爲官方累也壺公八景穀城三隱夫非福地
洞天通印小鱸宋家錦荔何讓鼎珍靈餌已矣
爾服爾官吾適吾志無以此易彼矣其雅尙高
致類若此蓋呂覽謂大貴之生萬物酌之揚子
謂生非貴之所能留而尊生者家幸祖柱下知
盈守窪之旨然得其精者周游于清淨之域不
得其說者祇以巧取捷得之術陰與造物爭去

大道顧遠冲明十載通籍留連三邑而先生無
嗛意晉登郎署駸駸大用而不色喜身拜龍
章榮膺簪組而角巾野服無異瓊海初歸時其
澹漠寡營寵辱不二出乎性哉而幾于道以享
遐齡介景福詎有量乎冲明服官惟謹不以室
人自隨官署冷於僧舍獨以一味清白歸報兩
尊人是行也恭鞫鞣蹠擎蹠上壽先生試問一
歲中爲縣官經紀度支幾何節嗇經費蠹耗幾
何所與正直若而人將敬舉冲明之觴而樂可

寧海齋全集卷之四
知也於是脩齡舉西山古栢爲祝而余特繪菊
譜遺之夫菊春植秋滋榦未折而葉已芽繼繼
承承莫知紀極成公綏以爲茂過松栢不虛耳
先生塵視五斗居然彭澤遺風而兩人懸弧設
悅適東籬競秀之晨行且把握賦詩飲菊花杯
無筭冲明益體先生之志出弘道濟若甘谷菊
泉行溢人壽其舉世以先生爲泰岱星淵也請
質諸脩齡氏必謂余知言

賀學憲景貞馮公六袞序

景翁馮公之視學全閩也鑑懸冰日途闢薪樵
珠鮮滄沉之遺驥無櫪伏之歎夫閩固東南材
藪應期名世者駢肩接翅而是而得公網羅而
振作之一時霞爛雲霽以赴文明之會者頌公
廣大明恕如一口乃今歲賓興宴罷之日值公
覽揆之辰士獲觀光耀采者無不稱觴勸進而
其家從兄思泉君合宗人徵余言往佐酌蓋公
自高祖坦菴公遞傳及貞白先生用賢良明經
起家徵貢者數世上則禮匡藩封下則式孚

覺校里表通德之望家著大吉之肥存則祭酒
于鄉沒則俎豆于廟而蘊崇層累以駿發於公
其才華特達譽聞鏗旬無俟余贅惟是鳩族亢
宗樂育子姓自爲諸生時已然矣公掇大魁成
進士歷仕邑令職方儀曹朝野仰之若山斗而
僅僅俸入悉以佐敦睦卽其督學敷言中所稱
父兄之於子弟賢者獎成之不能者引掖之貧
乏不自存者贍給之佻達不自檢者約束之種
種親見諸行宗人於公殆灌輸然靡不饜所欲

而願公介無疆祉有以也余惟國家第祿壽命
之隆替寔關文人之暢鬱故周王無斁之化擬
于倬漢之爲章而魯侯難老之歌由于在泮之
伊教所從來矣今上御極四十載爲春秋五十
正當萬年昭明之始海內士子喁喁觀化蹶焉
厥生有_或旨首允秦中疏特增解額以宏籲俊
之路其餘省直將以次_也俞所請而懷才者猶
或苦約結何也無非以躁競成風囂陵日熾上
所用以摧抑之者不得不嚴其限而挫其銳歟

然上之蒐羅旣廣而士甘犯禁咎在士士之才
而屈者寔衆而上憚甄收咎在上方公在儀部
時不嘗題覆合肥鼓噪事乎其所爲士習慮又
爲賢路慮者亦詳且熟矣日者宣城見告朝
廷業加懲創議者猶謂人才騰踴士氣鬱勃不
免川壅而決請于地廣才稠之處增設學臣以
疏通之論至篤也有如厚誅士以躁進薄責已
以甄收無乃與朝廷德意相刺謬歟且人亦
孰不願其子弟奮庸而顧艱於造士亦大不怨

矣公自受事以來席不暇煖卽移檄巡郡雖嚴
寒酷暑不廢校閱而三令五申以訓飭之又一
試再試以茹拔之旣已詮次群品矣而某何以
錄某何以棄某何以高高某何以下下某卽當
脫穎某尚宜改絃諄諄曉喻父師不啻無非獎
成引掖斬以永開邦家泰征之期大擴一人
恒久之化譬之取珠于淵珠不盡不止相馬冀
野而一乘之器亦不輕屑越也公實以其作興
子弟者作興閩士而視閩士不啻若其親子弟

異日秉銓司軸而吐握下士者更可想見矣然則難老未錫之頌方且舉世以之卽八閩非私獨一家乎哉余與公生同里長同社仕同籍而特因思臬君之請有槩乎言之凡爲邦家慶爲世道慶亦非余一人之私也

壽安塞大令三泉因公八十序

客歲夏雨經月不止河水漂流畿輔郡邑寔當其害而南皮令因君多方拯濟魚龜免入室之殃鴻雁安集澤之慶時瀛海司李高君與余同

籍嘗稱其留神民事卽漢良吏不遠過於是中
外咸知有因南皮矣會有客從南皮來者縷指其治狀余歎美不已客曰太史氏知因君賢矣亦知其家世乎因之先有滄州守諱某治行高等爲三輔最州人至今尸而祝之君父爲三泉公由選貢判臨清州地當煩劇游必處之庭清如水心勞撫字政兼恩威兩署州縣篆益清慎勤勵所去見思尋擢知陝之安塞縣縣故極邊與虜隣乃慎防固圉用戒不虞植弱鋤強周避

豪右遇歲大饑賑拯不遺餘力所活幾萬餘人
因君所用以治南皮者蓋宛然安塞風也余曰
有是哉因之世能其官哉昔傳僧祐與子琰先
後爲山陰令並著奇績世疑諸傳有治縣譜子
孫相傳秘不示人其因氏謂耶廼三泉公前繩
祖武後開令君樹德彌滋意其食報彌遠今年
且若何矣客曰自公掛冠歸來足不履偃室惟
遣輿林泉怡情詩酒日勉子成立比因君之南
皮念邑屬滄有先高祖之儀刑在焉而慮其子

或弗克厥紹以墜家聲則垂白輦之任茲年已
八十矣適過滄謁先名宦祠間採口碑于道而
稔知因君賢也遂決意西歸計與枌榆故老聚
首爲百年驩因君方欲丐太史一言佐酌且壯
行色而不謂君之歎美之也愿藉手以拜余曰
此無容余言爲矣余惟當今時事孔亟民亦勞
止霽潦之災天寔以民之故示譴而民則當之
誠何以堪惟是上宣王澤下軫民艱獨司牧在
顧司牧之難久矣非必皆秦越視民傳舍視官

以重自菲薄其或文墨之儒不習吏事抑或世家子弟錦衣肉食不知閭閻疾苦而一旦在茲位操刀必割學御必償固其所也故輿人之頌曰孰嗣子產而緇衣之愛司徒寔濟其美今三泉公澤與惠人並傳而奕世載德直令傳家奇績當屬下風其在桓武之際乎是宜觀風者亟稱南皮將聞于天子不次擢也夫公寔能世布其德以遍洽蒼赤克謹天戒而弗克身享壽祇百年禔福其無乃非天之道乎客試以余言之福皆公福也請以是慰南皮君

壽張母洪太安人七十序

今上御極三十有三載值聖母萬壽元孫應期誕降越明年天子恭上聖母徽號因覃恩中外臣工令各封其親而張咸仲母洪得封太安人適與其七袞會先是咸仲將奉命往江右先期爲母壽予旣一言佐酌爲同籍光

至是韓公孟博再以嫺誼屬予序予惟嚮者之言備矣復何說而處此竊聞因心錫類者人主所以隆孝治也因事殫忠者人子所以廣孝思也今天子所加上徽號二字曰恭曰熹義取不已之德安人之功固仰見推崇至意而必且罷礦寬稅肆赦釋囚施浩瀚之恩布弘貸之典夫亦惟是推廣其功德而益光昭之於都哉主上之所以壽慈聖者曷尚已迺太安人天性溫淑克相有方處妯娌和而有禮字子姪

以恩厚誠如制所稱度叶珩璜德尊圖史殆自其執婦順時教固已行矣卽今咸仲服官已久而猶然躬績不倦絕不以珠繡易我荆藍庭內之政藹如庭外之政截如祿昌後祚游育孫枝雖其施德布功不出閭閻宗祊之外而身揀懿徽人懷和惠倘亦若聞宮庭女史所紀誦則而象之者非耶肆咸仲之論囚江右也甫入境而餽遺供億一無所入戒僕夫騶從秋毫不得擾則服朴約之訓惟謹偕同列虛心協恭集

思會議其自直指而下罔不欽其明允則服雍
肅之訓惟謹諸所矜疑審克若釋若減悉合適
輕之典則服慈祥之訓惟謹今歲例當大審
天子方廓然沛德音下功令甦繫纍徹向隅而
咸仲所筮論洪都疏適以是時至深稱好生
之意爲宸衷所嘉悅無非上弘天朝之濺
澤下體庭闈之懿美而竭勤殫忠以隆施功德
于不匱者歟蓋愚稔稽古內德若雋母以平反
爲喜怒鄭善果母坐胡床鄣後察所決當否洵

令聞矣然以母問而多平反也必坐母鄣後而
乃慎若決也假令遠辭膝下越在千百里之外
將何居乎今咸仲逃歷江右而不啻若母面命
之也母晏然家處而能令咸仲不啻若其面命
之也此其賢于雋鄭二母奚直逕庭而咸仲所
爲光昭之者視二子抑又遠矣然則制云幾
古刑措之化衍國家靈長之慶而不忘崇陟
者特券取也其永享榮壽又寧可笑數涯涘測
哉韓公聞予言喜曰語云非是母不生是子非

是子不顯是母諒哉斯言足以徵母壽考也夫
賀封比部郎真年伯暨配葉孺人雙壽序
法侯真年丈之慮囚吾浙也體欽恤之旨敷曠
蕩之仁業已寃雪覆盆恩漸肺石而又念矜疑
候遣者苦地遠費累久拘待斃特議請量移稍
近一以甦解戶之困一以速繫縲之遣此其慮
厯沉滯澤宏法外意至深矣我皇上刑期無
刑維生之好而值今春秋五十萬壽有俶之
日德意更浩瀚焉法侯疏入而宸衷悅豫喜

可知也迺揆厥所自蓋本兩尊人之教云法侯
尊公爲教授公長器少而慧能讀丘索第以教
授公從仕故二弟且幼義不得辭家政以竟帖
括遂罷去故業以身肩家督之任不務紛華好
行其德嘗活一貧椽於死而人不知其制行可
槩矣生平篤于孝友從事獨賢產取其瘠日以
少所誦習口授兩嗣君而於競趨躁進尤所深
戒葉孺人雖出自景胄乎歸於真爲冢嬪亦惟
儉樸是安詎綠鞵不少去臂而嚴事翁姑撫育

二叔氏至脫簪卸珥以佐緩急中情曾無芥蒂
聞人有喜事則顏開見有憂則額爲之蹙居恒
傲厲之色不加臧獲封公誠賢重以維德之行
固宜鍾祥後祿肇開法侯而其誠論吃緊則惟
是廉吏可爲且謂君子居其厚不居其薄仁人
之言貽穀遠哉法侯稟以周旋靡敢隕越故入
仕守素絲之節折獄藹泣筆之風以恪共爾位
天子廉知其慎爰有吾浙之命法侯甫入境
飭僕夫騶從秋毫不得擾却饋遺供億一無染

所至虛中集議奇請它公之不事而務爲軫恤
之死致生諸凡註誤鉤株無左驗者羸髦不任
箠楚者非殊死戍遣論罪薪下者俱從寬假日
自非虺蜴蝮蠱苟具生理胡容吹毛而斷除之
也卽其議處繫囚一疏則殫心極思直且申令
甲所未備而於庭闈談論不啻奉行之矣故事
讞鞠告竣則條析擘畫托之梨棗報請俞旨
於以施霈德澤至惠也紆釋睿慮至忠也先
是法侯以主政績得封尊公如子官孺人如今

稱然前後屆六表壽俱以不僂綵觴膝下爲念
至是舉所報成奏之兩尊人兩尊人共手一編
知是行也無冤情無滯獄有不重相愉快連爲
舉觴者乎上揚明聖解網至意以引萬壽于
無疆而下之順適親老培以陰德此于臣道子
道兩無闕陷敦龐醇固萃于一門殆導引所不
能致祈禳所不能必者悉于慮囚得之矣壽筭
容可量耶於是同籍兄弟駢肩受事于浙者咸
願奉詞佐酌而屬余不佞余惟諸君子皆爲朝
廷子惠元元布弘貸之典者是宜深有慶于法
侯也因憊爲之序

贈貞壽劉母胡太君七十序

都門諸劉世載陰德至銀臺公爲最銀臺諸劉
世著文武材至觀察公爲最貞壽胡太君者銀
臺公諸孫婦行而觀察公介弟室也觀察公弟
棄賓客蚤太君手藐諸孤而授之觀察公夫婦
吾亦從地下遊耳竟曼泣數日夜不飲食諸娣
姒百計曉譬者久之乃始視七箸忍死待其子

恩徵成立恩徵奮然茹痛起一女弟習班氏女
憲朝夕母太君前已觀察公卽世恩徵困公車
久家益落太君益復拮据匡襄以給中外恩徵
下帷閉關禮絕慶弔是以有乙未之役已讀書
東觀移掖垣建牙上郡太君時過塞上時還都
時適淮陰歲時子姓羅膝下朱紫相錯其適淮
也女夫人適李大中丞者御之太君煢煢四十
年子女相倚祀天旣墮阮塗亦窮感遇世情閱
歷如素晚迺備受百成爲近代勝事冰雪開陽

春不虛矣吾聞恩徵憲使提榆林長勝兵時時
偕大將軍飲馬射鵬處有盾鼻磨隄糜燕然勒
嶼巖之氣至撫綏寬和調運饒芟從軍逸樂不
復憶曩時枵復脫巾事李大中丞開幕府南境
屹然江淮保障萑苻清夷漕輓利涉不動聲色
而褫橫璫游魂剪厥羽翼籍貫上聞上因謂
常侍不足信踰數月而拜分稅停礦之命說
有謂大中丞實啓之片言之施施於九野夫有
才也才以宣力西域游陟定遠長羅之任有女

也才佐名卿樹赫赫之業太君栢舟中語庶幾
行其什一以報地下銀臺觀察式增其榮世望
之家更標節義畿輔若藉爲重矣且中丞當居
塵埃羸病骨立太君卽撥拭之以今日爲期此
其非常之鑒與非常之節曠古無兩則其受非
常之年也固宜先是恩徵官掖垣疏母節於
朝 上問今甲樹梓楔如制今且十年太君春
秋七十矣方過淮署猶女夫人禱珈晉觴栩栩
善也凡與恩徵交者皆猶子因寄壽李大中丞

所而以雙魚聞於憲使用懌其白雲之南望云
賀李母方太孺人榮壽序

士人尚稽豪傑必誦其文騰其人而論其世如
歐陽文忠所爲立言砥行靡日不敬聽者鄭太
君身之也然其推誠保德崇仁翼嗣之勲載在
國典淑勵人文濯磨多士之功關乎世道豈偶
然哉先民謂歐陽之母難以歐陽不可無鄭猶
宋不可無文忠也是故天造賢俊恒植其始雖
亞聖復生必長養俎豆之習蓋未聞無所自者

觀今李太孺人其歐陽之鄭乎太孺人爲方選
部孫女方與李郡伯並舉進士因字其孫兩家
相距千里而遙業已聯姻無奈險遠何矣太孺
人歸贈公者甫十餘年而自誓立節身成子名
者亦幾十年而享今齡膺今封封之前誓之後
所以貞範植孤有造乎李者率視太君爲似今
令子生培司李公是矣司李贈公富席索枕丘
之秘潘江陸海之奇不售忽遭霜露時司李公
才四歲贈公遂病病太孺人請代不可得自是

家亦旁落啼號形影拮据杼柚間不暇逸人稱
閩則義方云司李公性敏悟入搜廢簏出諧同
好嶷然欲冠天下及望壯而登朝也司銓器
重之擢李于茗茗習狡不難戕骨肉公根本倫
常原親慎法滯囚多所平反時聆太孺人五誠
卽奉七要九無不啻常退食必以所理附赦稟
焉至捧檄覈他郡在在歸德猶之西京大雅所
宣士風丕正棘闈分校入彀者磊落知名杞梓
榘楠具堪梁棟馬首無譟街邏肅清而太學之

寧濟齋全集卷之四
體化儼然嘉祐盛事矣文忠對門人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戒縱爲寬戒略爲簡至謂求其生而不得則受者與我皆無恨斯言服之終身不亦司李之功令乎李公有焉三年上最推榮贈公及太孺人畫荻之訓酬自今日始耳名理富力如公造詣益進太孺人純社延齡尤足待之其趾徽歐鄭者未可量已門下士相與徵辭爲賀而屬劉友應辰問序於余余曰文忠之厚賴母夫人寧歐陽氏重也宋室斯文重也今太

孺人之有李公直上下六合而重輕乎李氏者耶乃究言天植歐陽之旨尤不忘冀願于李公云

壽袁母秦太孺人六十序

袁君繩武以文榮公孫爲留都幕府參軍幕固冷署鮮事事多用浮談任放謬托宏達如陶士行所戒而繩武檢押自嚴威儀攸攝行有坊表言無枝葉弢元瑜之豪才養仲宣之雅望則皆母秦太孺人教也是歲繩武用秩滿列狀赴闕

下而夏五初吉爲太孺人六袞壽內家子姪輩
謀所以奉詞稱觴者余母於太孺人媿也稔太
孺人賢莫余若乃受簡賜言曰自昔誦內德者
貴不弛勤富不廢儉發不渝貞困不失守孝敬
罔替處衆惠餘貽穀有方有一於斯皆稱嫜節
至若一人之身榮枯倏禪屯蹇橫交而四德彌
備終始一揆則疇與太孺人茂哉太孺人祖中
丞父王傳然幼齡失怙與呂宜人熒惇無倚淚
交頤相對及筭歸儀部公則文榮公已捐館矣

文榮休休下士不得好士之報世態交情門羅
立設獨管夫人治家嚴諸如夫人以下凜凜奉
政鮮當意太孺人婉孌承之內影不越帷外聲
不入閩質明肅盥櫛侍管夫人起夫人晨禮大
士豫爇旃檀香以俟禮畢精五飯具進終日儼
立無惰容偶抱病則徹夜伺呼息不交睫遇有
甘脆先奉姑次奉諸母及娣姒遍乃敢嘗歲時
潔粢盛竭烝衍聯屬我宗讎雖甚踈逃無間言
初隨儀部公京邸旋念管夫人及呂母老遂留

諸媵從而身歸養至今管夫人喜得婦如愛女
而呂宜人謂有女勝佳嬭也儀部公不戒於子
密之難計猝至太孺人絕而甦甦而復絕亦以
兩尊人故勉從慰諭起攝家政日夜含辛飲泣
不欲傷尊章意呂母晚病瘋宛轉床第間數年
至斷葷請命瘖立不輟其孝敬類若此文榮素
廉無腴積管夫人至捐私橐鬻公產與以封殖
諸從孫栢捲甫棄曾瓜分之不厭曹起角匕箸
太孺人曰此誰非王父同氣忍相魚肉矧所遺
幾何與其飽訟師寧惠若屬是則賢者猶或難
之矣所舉三丈夫子悉親授之書伯旣承厥紹
仲方翩翩鵲起而季無祿蚤世孀嫠弱息復貽
之憂太孺人更含辛飲泣濡翼之蓋太孺人雖
夙長膏華身爲介嬭而所經受皆人世最不堪
之苦所豎立皆人世最難能之節以方古女史
所載奚啻兼之可不謂賢哉邇者繩武板輿迎
養節齋自奉期奉母驩而太孺人飭以無隕家
聲無玷士行無污簞簋無殄珠桂無憚而傲無

夸而誕出入遊處必詰所與俱繩武稟以周旋
靡失尺寸貌恂恂似不出而行閑閑若處女其
成之者深矣語云寒松老檜不知噉幾雪霜庚
幾寒暑以摩空凌霄而弘蔭芘于下太孺人寔
當之壽寧有量耶先是太孺人以儀部公受恩
封翟冠褕幃業已焜耀後乃感時痛悼不忍一
御至是繩武例得請益封且願藉爲儻綵助太
孺人遽止之曰爾僅承先世遺緒以享俸秩吾
方惴惴惟弗克勝是懇何敢復濫朝廷之休命
止而獨不念先子之慘忍觴吾哉勉旃自勵以
圖寸進吾有餘榮矣懿哉斯訓有無涯之感焉
有虔共之慮焉有知足之戒焉固宜繩武之能
其官也持是以介遐齡迓龐祉容可筭數計矣
諸中表咸以余爲信史爲善頌遂書而納諸仲
君之行李

再贈牟封公壽圖詩序

蓋世言尊生者動引廣成柱下之術而祈延曆
者輒稱蓬壺瑤島之勝旨旣玄邈語涉荒唐要

以清淨爲宗，搜寧不擾，蟬蛻塵瑤之表，委蛇寥廓之鄉。斯亦達士之鴻修，至人之超詣矣。若乃易稱恒久，書衍箕疇，德著基光，則詩侈無期之頌；謀在燕翼，則記昭數世之仁。此則不待塞父杜機，鍊神伏氣，而濟世與出世同域，壽身以壽國，特隆蓋惟我年伯仁宇先生。獨履其盛，云先生玉壘孕靈，大峨鍾炁，翱翔藝圃，馳驟德途，尚義惇倫，追薛包之媿節，賑窮濟急，踵郭震之芳踪。仁讓允洽，且評知覺，特先後進，周旋規矩，崇

四重于子雲，揮斥雲煙，擬三才于永叔，蕭然物外。溟滓不入其衷，曠爽達觀，城府不設，其內登高舒嘯，每慷慨以憂時；下捷栖真，纂經綸而裕後。家庭授受，無非尊上庇民之謨；經術淵源，具有體立用行之妙。李無蹊而頌美，槐應植以凝禧。璀璨明珠，顆顆階除，推鼎盛澄清，驄馭行行。輦轂佐乾剛，已從烏府沐；重綸何異瑤臺。膺寶籙，迺者伯子用一事竣，督鹺書呈報。命望長安而近日，瞻南國以停雲。簡重巡方邊

微快臨軒之遣榮歸直指膝前來夜繡之馳宮
錦用作斑斕大官式資修隨安憑燕几却筇竹
于可盧祗捧瓊卮謝丹砂于岫嶼上下龍駒秀
色相將華萼怡顏法音分奏椿庭盛事喧傳栢
署勤等誼均猶子敬卽若翁爰命鍼工寓籌海
屋揭朝暎于黃道用表葵衷寫喬木之蒼髯爲
方楨榦蓋崆峒訪道茲玆契其玄銓若關尹傳
經實嘿探其要眇肆壽原恒永與 景運以俱
昌而福極攸同偕 皇圖以並鞏遙看白嶺藉

八公以稱觴延佇青江儼三老之獻瑞推本五
百年名世祥開豐芑之符徵歌八千歲爲春其
效臺萊之祝

寧澹齋全集卷之四 終

效臺萊之極

一平各世并開豐甘之將難燭八千歲為春

八公以辭難守青氏難三朱之燠崇非本正

此亦有不自安者深體世
世賴先人善推所為之
志必前王已成之志非
心臣節方堅而陰以
言繼者正後天理人
衷謂此志為後人仰
尤謀藉口理非
繼也言繼亦正從
之極慮惟士不必先
非志不必後王
經之直此所以為

相神

華器人

目
多

一

